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鲁滨逊漂流记

R ROBINSON CRUS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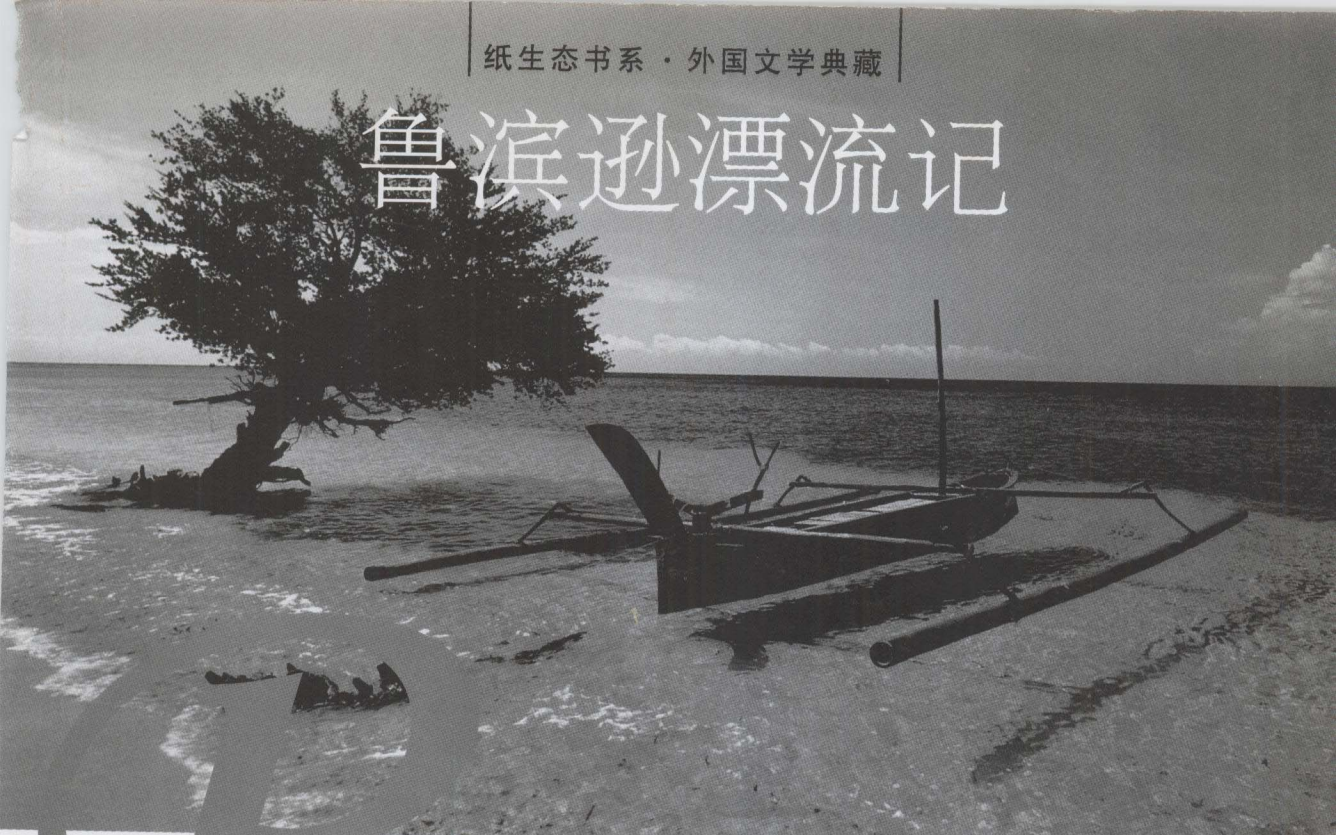


海峡文艺出版社

[英]笛福 著
义海 译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鲁滨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英] 笛福 著
义海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英)笛福(Defoe, D.)著;义海译. -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10
ISBN 7 - 80640 - 726 - X

I. 鲁… II. ①笛…②义…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194 号

鲁滨逊漂流记

作者:[英]笛 福 著 义 海 译

责任编辑:陈世华 余明建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 - 7536724

印刷: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

邮编:350012

开本:780×980 毫米 1/16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2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40 - 726 - X/I·453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渐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求变求美的需要，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增加一批新品种，以“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的丛书名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使用功能和装帧印制上都力求创新，具有以下显著特色：

- 一、采用异型16开本，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美观大方。
- 二、请名家设计封面，构图庄重典雅，赏心悦目。
- 三、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并加适当修饰，版式活泼秀丽。
- 四、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相关链接的内容包括该作家的其他作品精彩片段、该作家小传、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阅读手记留白，给读者以品评赏读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

愿“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能得到您的喜爱。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月

原版序言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谁的个人冒险故事值得公之于世,并且公开之后能为世人接受的话,那么,编者认为,这里所讲的故事便属此列。

编者认为,此人的传奇生活真是盖世无双;没有谁的人生能像他的那样光怪陆离。

作者以朴实、严肃的态度讲述了这篇故事,而且,善于将他的遭际与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其实,聪明之人往往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借助这样的例证,去教导众人,让他们知道该如何立世,教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应该敬重造物主的智慧,崇敬他的荣光。

编者相信,这里所讲的故事纯属真人真事,毫无半点虚构的成分。不管诸位看官是为了消遣,还是为了获得教益,编者认为,这本书都能胜任,因为这些内容它都具备。所以,编者觉得,出版此书对公众大有裨益,至于别的恭维话就毋须多说了。

目 录

原版序言	1
父亲的告诫	1
初尝风暴	3
海盗	7
逃脱奴役	11
巴西	19
失事	23
惟一的幸存者	27
最初的日子	34
日记:食物与住处	40
日记:自然的灾难	47
日记:生病	51
日记:复原	57
日记:察看岛的另一边	64
日记:关于陶锅和独木舟	68
日记:反省	76
死里逃生	81
进一步的完善	85
脚印	91
人骨	97

恐惧与孤独	102
海上有船遇难	108
与野人遭遇	113
星期五开口讲话	119
教导星期五	126
新的计划	129
野人重来	134
放回俘虏	140
暴动之徒	147
收复大船	157
回到英国	163
与星期五一起冒险	170
重游孤岛	178
 丹尼尔·笛福年表	 180
译后记	183



父亲的告诫

我于1632年出生在约克城^①的一个体面人家；不过，我的老家不在那里，我父亲是个外国人，老家在不来梅^②，他来英国起先是住在赫尔^③。他通过做买卖购置了一份家产；后来，他放弃了生意，到约克城居住，也就是在那里，他跟我母亲结了婚。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的一个十分体面的人家，我也就跟我母亲娘家起了鲁滨逊·克鲁策那尔^④这个名字；由于英语拼读方式的缘故，别人叫我们的名字时，不，我们叫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名字时，就成了“克鲁索”^⑤，因此，我的朋友也总是这样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曾是驻佛兰德^⑥地区的英国步兵中校；他所在的部队先前是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指挥的；在敦刻尔克^⑦附近与西班牙人交战时，我的那个哥哥阵亡了。至于我二哥干的是什么行当，我一直不清楚，就像我父母不知道我后来的情况一样。

我是我们家的第三个儿子，自幼就没有受过什么职业训练；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充满了飘流的念头。我父亲是个很古板的人，他让我接受了比较全面的教育，既受过家庭教育，又上过乡村免费学校；他实指望我干律师这一行。可我却一心一意要去海上闯荡；我的这种意愿致使我与我父亲的意志（不，他的指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也使我对母亲和其他亲友们的恳求和劝告充耳不闻，所以，我便因此认为，我的骨子里好像天生有某种致命的东西，把我引上日后悲惨的生活。

我父亲是个精明、严肃的人，他一眼便看穿了我的意图，并严肃认真地给予我良好的劝

① 约克城(York):英国英格兰中北部城市,北约克郡首府。古称 Eborac,来源于凯尔特语,意为水松树林的地方。凯撒来此以后,成为罗马军事要塞。中世纪发展成为港口和商业中心。

② 不来梅(Bremen):德国北部海港城市,不来梅州首府,位于悉尼河下游,古称 Bremum 或 Bremon,意为海岸边、波涛拍击处。现为德国北部的重工业城市。

③ 赫尔(Hull):英国英格兰东部港口城市。国王爱德华一世将此辟为享有特权的自治市,并改名为 Kinston upon Hull,意为赫尔河畔的国王之镇。后简称为 Hull。

④⑤ 鲁滨逊·克鲁策那尔(Robinson Kreutznar)和“克鲁索”(Crusoe):Kreutznar 是鲁滨逊的姓,是德国拼法;到了英语当中,由于拼读规则不同,有些字母脱落了,就成了英国拼法的 Crusoe。

⑥ 佛兰德(Flanders):原为中世纪欧洲一公国名。在“低地国家”西南部,包括今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部分地区。

⑦ 敦刻尔克(Dunkirk):法语为 Dunkerque。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滨多佛尔海峡。七世纪传教士在此建圣埃卢瓦教堂;一〇六七年命名为敦刻尔克,其名由佛兰芒语 dune(沙滩)和 kirk(教堂)构成,意为沙滩上的教堂。

相关链接

儒勒·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精彩片段：

1.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呼呼地叫，一艘典雅而华丽的游船使足了马力，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船尾桅杆的斜竿上飘动，大桅顶上垂挂着一面小蓝旗，旗上有金线绣成的“E. G.”两个字母（是船主姓名 Edward & Glenarvan 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冠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它属爱德华·哥利纳帆船士所有。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是驰名英国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由于患痛风，他不便出门），非常恳切地劝导我改变主意。他对我说，我抛弃自己的家庭，离开自己的乡土，去四海游荡是毫无道理的；在家乡，我可以通过别人的引荐，得到好的安插，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刻苦有希望获得财富，过上悠闲愉快的生活。他告诉我，闯荡天下冒险海外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一文不名，两手空空；另一种人是拥有惊人的财富。这两种人都想通过兴办实业，为自己扬名，显赫于众。但这两类人，要么远比我富有，要么远比我贫穷；而我却是处于中间状态，或许可称作是低档生活中的较高层次者。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他认为这是人生在世的最佳状态，最符合人生快乐的原则：既不必经受手工劳动者的劳累与痛苦、苦难与艰辛，又不会像上层阶级那样，为傲慢、奢华、野心以及彼此的嫉恨所困扰。他对我说，我可以用一个例证来判断一下，证明我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说，我的生活状况是世人所羡慕的：比如，国王们时常哀叹自己生下来要面对那么重大的事件，认为那是一种不幸的后果，希望自己处于两极之间，处于贵贱之间；而古今贤哲之士则祈求既不豪富，也不赤贫，认为这才是真正幸福生活的标准。

他要我应时刻认识到，生活中的灾难与不幸总是发生在最高和最低阶层中；而处于中间生活状态的人，他们却几乎不会遇上灾难，也不会像处于高层和低层的人那样，经受那么多的冷暖变更。进一步地说，处于中等生活状态的人们，不必像高层人士那样，因罪恶奢华、挥霍无度的生活而身心失衡，也不会像低层庶民那样，因终日劳累、食不果腹而愁苦不堪。他还告诉我，生活中的各种美德以及各种快乐也是源于这种中等生活状态；拥有中等资产往往就拥有了宁静与富足。他又告诉我，遇事克制、处世中庸、康乐安宁、交游八方以及所有宜人的消遣与所有理想的快乐，可以说，都是中产者的福分；在这种中等状态中，人们悠悠然地穿行于人世，然后舒舒服服地升入天国，不必因终日劳作而困扰身心，不必为每日的口粮而不能自拔，不必因处境艰难而心烦意乱，使自己的灵魂不得安宁，使自己的身体不得安息；同时，中产者也不会因嫉妒他人而肝火伤身，也不会因奢求巨大的财富而燃起欲望的烈焰，却是在宽松的境地中坦然平静地度过一生，免受生活的苦涩，很知足地享受生活的琼浆，感受生活的快乐，并且在日升日落之间，更加知足地体会生活的幸福。

父亲说完这些之后，又以极其感人的方式恳切地劝诫我，不要太少年气盛，不要将自己投入悲惨的深渊，因为，这样似乎既违背事理，又与我的家庭出身相抵触；再说，我现在又没有必要为吃饭问题操心。他对我说，他会为我安排好生活，尽力将我引入那种他所推崇的生活状态；如果到时我仍然不能感受到人生的舒适与快乐，那一定是我的命不好，或者是我有过错，而他不必对此承担责任，因为他已尽了责，警告过我，指出了我的想法对我的害处。总而言之，如果我肯听他的话，愿意呆在家里，住在家里，他会愿意为我做各种好心的安排；所以，他不愿意鼓励我出门闯荡，免得我倒楣，又要叫他来援助。最后，他要我从我哥哥的先例中汲取教训，当初他也曾这样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到那个“低地国家”^①去打仗，可他就是

① “低地国家”(Low Country):即指属于古代佛来芒地区的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诸国。



不听,凭着年轻气盛,跑到战场上去了,结果送了命。他说,虽然他会永远为我祈祷,但又不无冒昧地说,如果我真的走出这愚蠢的一步,上帝决不会保佑我,等我日后陷入困境,无人相助时,我一定会后悔去反思,懊悔当初不肯听从他的告诫。

我后来发现,他最后的这几句话确实颇具先见之明。不过,我想,父亲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看到,他眼中涌出的泪水流满了他的面颊,尤其在他提到我哥哥阵亡的时候;当他说到我日后“有暇懊悔”、“无人相助”时,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他对我说,他心里很难过,不能跟我再多说了。

这番话深深地感染了我,说句良心话,谁谁不被感染呢?于是,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去闯荡天下,而是顺从父亲的意愿,留在家中。可是,唉!几天之后,我又忘乎所以了。简单地说,几个星期后,为了避免他再来苦心哀求,我决定跑得离他远远的。不过,这回我没有像上回心血来潮时那样莽撞,而是在我母亲的情绪比平时好的时候缠住了她;我告诉她,我一心一意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只要我存有这个念头,就没有心思呆在家里做任何事情,父亲最好恩准我,而不应逼我在得不到他的许可的情况下出走;我说,我现在已经十八岁了,再去学做生意或见习律师已为时太晚;我敢肯定,假如非要我做,我一定熬不完我的见习期,一定会在见习期间从师傅那儿跑掉,到海上去。倘使她愿意去跟我父亲说说,叫他让我出一次洋;等日后回到家中,不喜欢飘洋时,我就不再远游,并且保证以加倍的勤勉,补回先前浪费掉的光阴。

我母亲听后大为恼火。她对我说,她心里明白,去跟我父亲说这件事根本没有用处;因为,他再清楚不过,同意我那有害的计划,对我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况且,她又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我与父亲进行过那样的谈话之后,我还会有这样的念头;她知道,我父亲曾好言好语劝告过我。一句话,她告诫我,倘使一定要毁掉自己,我将会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所以,我再也不指望他们同意我的计划了。从她那方面来说,她绝对不肯帮助我走向毁灭,免得我日后会说:当初虽然我父亲不同意,但我母亲是同意的。

虽然我母亲起初不肯将我的这些话告诉我父亲,不过后来我听说,她把我的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了;父亲听后,先是深感不安,然后便叹了口气,对她说:“这个孩子要是呆在家里,肯定会幸福的。可是,如果他硬要去海上飘流,必定会成为天底下最不幸的一个。我不能同意他远游。”

初尝风暴

过了不到一年,我悄悄地逃走了。在此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对所有那些要我做点正经

相关链接

2. 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邓肯号新近造成,它驶到克莱德湾外海的地方试航,现在正要驶向格拉斯哥。在可以看到阿兰岛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船长约翰·门格尔立即叫人把这事告诉哥利纳帆爵士。爵士带着少校来到船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事的建议,一概置若罔闻,并且劝我父母不要这样固执地反对我的个人意愿。且说那天我正好在赫尔(我经常去那里),当时并没有出走的意图。可是,由于我的一个朋友正好要搭他父亲的船从海路去伦敦,他便鼓励我跟他们一道去,又以他们这行招保水手的方式对我说,不收我分文的旅费。于是,我既没有向父亲征求意见,也没有给他们捎个信,而让他们徒然期待我莫测的未来;同时,也没有求得上帝的祝福,没有求得我父亲的祝福,更没有考虑处境和后果,天知道,我就在1651年9月1日,在那个倒霉的时辰,踏上了那条开往伦敦的船。我敢说,从来不曾有哪个年轻冒险家的厄运像我那样,开始得这么早,持续得那么久长。船刚开出亨伯河^①口,就刮起了大风,海浪便汹涌起来,样子煞是吓人。由于以前从未出过海,我感到难言至极的恶心,心中充满了恐惧。现在,我才开始认真地反省我的所作所为,想起我不顾孝道,不尽天职,远离父亲的邪恶行为,而天神现在对我的这种行为已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双亲的好言相劝,父亲的泪水涟涟,母亲的苦苦哀求,这一切都生动地闪进了我的脑海;我还没有铁硬的良心,现在开始责备自己,责备我无视别人的忠告,不对上帝和我父亲尽职。

就在这当儿,但见我从未见过的海面上,狂风刮得更加凶猛,浪头涌得很高。当然,这还不如我后来所经历的以及我以后几天所见到的那样凶猛;但这对我来说,已够让我心惊胆战的,因为我不过是个第一次出海的水手,对海上的事情一无所知。我觉得,每个浪头打来都会把我们吞噬掉;每次我们的船落入浪谷,我都以为,再无升起之希望。在这痛苦的折磨中,我起了许多誓,发了许多狠,倘若上帝保佑,让我这回死里逃生,重新回到岸上,我一定会立刻回到家中,回到父亲身边,今生今世不再坐船;我肯定会听取他的忠告,决不再把自己送进这样的灾难。现在,我终于茅塞顿开,明白了他所说的关于中等状态生活的真谛;想起来,他这辈子活得多么悠闲,多么舒服啊,从未经受过海上的风暴以及陆上的烦恼;所以,我决心回到家中,回到父亲身边,做个名副其实的回头浪子。

在风暴平息之前,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些明智且冷静的想法,甚至在风暴平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可是,第二天,风平了,浪也静了,我对大海又适应起来。当然,这一整天,我的情绪仍很低沉,况且还有点晕船。不过,到了晚上,天空晴朗起来,风也早已停息,一个迷人的、美丽的黄昏降临了;太阳浑圆地落下,次日清晨又圆地升起,简直没有一丝气息,海面平滑如镜,阳光洒满了海面。我想,这真是我所见到的最宜人的美景。

这天夜里,我睡得很香。现在不但不晕船了,反而觉得挺快活,望着茫茫海面,不禁觉得惊奇,前天还是那样波涛翻滚,充满恐怖,可这么短的时间之后,却变得如此平静,如此宜人。这时,我那位怂恿我出来的朋友,惟恐我改变主意,便走到我面前,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哎,鲍勃^②,刮了这阵风,你感觉怎么样?前天夜里只不过吹了一阵微风,我敢担保,你一定

① 亨伯河(Humber):一译“恒比尔河”,旧称阿布斯河(Abus),是源于英格兰中部的一条大河,全长六十公里,由港口城市赫尔和古利(Goole)附近流入北海。

② 对鲁滨逊的昵称。



吓得不能吧?”“你说那是一阵微风吗?”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呢!”“傻瓜,那是一场风暴?”他回答道,“你叫它是一场风暴?那根本不值一提,只要我们的船结实,只要海面宽阔,那点儿风根本不算什么。当然啦,鲍勃,你只是个初次出海的新手。好吧,还是让我们喝一碗香甜的潘趣酒^①,把那一切全忘掉吧。你瞧,现在的天气多么迷人啊!”长话短说,在我那段痛苦的经历之后,我们又以水手们通常的方式来庆祝。香甜的潘趣酒调好后,我被灌得大醉。在那个邪恶的夜晚,我所有的对过去行为的懊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的打算,统统给酒浆淹没了。总之,随着风暴的消退,海面又恢复了平静,我那纷乱的思绪也随之平息,担心被浪涛吞噬的恐惧也被抛到九霄云外,过去的那些欲望又重新升起,至于我在痛苦之中所发的誓,所许的诺,也被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发现,有时一些冷静严肃的反省似乎仍想竭力挤进我的脑海,可我却摆脱了它们,像摆脱瘟疫似的,让自己沉醉于美酒与欢娱之中。不久,我便重回到老路上去了。这样,不到五六天工夫,我完全克制住了良心的谴责,就像别的年轻人总不愿用良心这东西来骚扰自己一样。可是,我将会遇到另一种不幸,因为在这种时候,造物主往往会无情地将我完全抛弃。如果我不因此悬崖勒马,我下一次所受的灾难将会更加可怕,就连我们这群人中最可恶、最铁石心肠的家伙也会望而生畏,祈求赦免。

出海的第六天,我们行到了雅茅斯^②港的海上停泊处。虽然天气晴和,但这几天吹的是逆风,所以风暴之后,我们并没有行多少路。现在,只好抛锚。可是,下锚之后,风还是继续从我们的前方刮来,就是说,刮的是西南风,刮了约莫七八天。在这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③来的船只都聚集到了这块停泊处;许多船只通常都是在这个港口等待顺风,好开进泰晤士河口^④。

我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这么久,本应趁着潮汐开进泰晤士河口,无奈风刮得太急。在这里停泊了四五天,风一直刮得很凶。不过,这里通常被视为泊船的理想港口,况且我们的锚也下得好,缆索又很结实,所以船上的人都掉以轻心,丝毫不担心会有什么危险,而是以水手们的通常方式休息或嬉乐。到了第八天的早上,风力增强了,我们便一起动手放下中桅,并将所有的货物捆扎妥帖、牢靠,这样,船便可以在潮水中伸缩自如。中午时分,狂浪滔天,船头舱几次淹进水中,海水都打上了船。有一两次我们以为锚脱钩了,于是,船主便下令放下船头的副锚,这样,船头就有两只锚稳住,而且,我们将锚缆放到了最长限度。

① 原文为 Punch,系指一种由香料、果汁、茶、牛奶、酒等掺和而成的香甜混和饮料。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应的词,姑且音译之。

② 雅茅斯(Yarmouth):即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英国英格兰东部港口城市,在诺克福郡,城始建于1101年。从海路来看,它处于赫尔到伦敦的中途。

③ 纽卡斯尔(Newcastle):意译“新堡”,全称“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upon-Tyne)。英国英格兰东北部港口城市、煤都。

④ 泰晤士河(Thames):是英国南部最重要的河流,在伦敦附近流入北海。河口很宽,离伦敦市约八十八公里。



相关链接

3. “是有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它的头像天秤,大家叫它‘天秤鱼’,在任何温度海洋里,都可以发现这种鲨鱼。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们现在碰到的是那么一个坏蛋!假如您许可的话,只要夫人喜爱看一种古怪的钓鱼方法,我们很快地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怪物。”

这时,狂风刮得凶猛极了。我发现,就连那些水手们的脸上也露出了惊恐的神情。船主紧张地忙于指挥,以保住船只。但他进进出出于他的卧舱时(他的卧舱就在我隔壁),我几次听见他低声祷告着:“主啊,发发慈悲吧!要不然我们就全完了,全都命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在起先的这阵忙乱中,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我呆呆地躺在位于船尾的我的卧舱里,心中纷乱至极,难以言表。一开始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忏悔,因为我的心肠已经变硬,看不起那样的忏悔。我以为,死亡的恐怖已经过去,这回的风浪跟上回的一样,算不了什么。可是,当船主打我跟前经过,说我们全要完蛋时,我又给吓得魂不附体。我走出卧舱,放眼望去,眼前却是一片我从未见过的惨象;狂浪涌得有山头那么高,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的船冲击一回。环顾四周,我看到的只是一片惨状:起先泊在旁边的两条大船,因货物载得太多,已砍掉了甲板上桅杆;这时,我们船上的水手大叫起来,说泊在我们前方约一英里处的一条大船已经沉没;又有两条大船,因铁锚滑脱,冲出了泊船区,孤注一掷地朝海上开去,船上已没有一根桅杆。那些小船运气最好,在海上漂行不那么费力;其中有两三只小船,上面只挂着小帆,从我们的大船旁边疾驶而过,向海上漂去。

临近傍晚时分,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主同意砍去前桅,可他很不愿意。但水手长跟他争辩说,倘若他不同意,船肯定要沉没,他也就同意了。砍掉前桅后,主桅便松动不堪,使船身剧烈摇摆起来,于是,他们把主桅也砍掉了,这样一来,甲板上一根桅也没有了。

作为一个初次出海的水手,上次那点风浪已把我吓得要命,而面对眼前的惨象,我的惊恐谁都可以想象得出。多年之后回想当时的心情,我觉得我当时来自自身的恐惧比死亡本身的恐惧还要强烈十倍,因为我第一次悔罪之后又重犯了当初的恶念;这种内心的恐惧,再加之此刻可怖的风暴,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描述我现在的处境。可是,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后来,风暴变得更加凶猛,连水手们自己也承认,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猛烈的狂风。我们的船质地很好,所惜的是它载货太多,吃水很深,正向海中间滑去,水手们不时大叫,它快要着底了。所幸的是,在我向他们请教之前,我不知道“着底”就是“下沉”的意思。然而,这时风力已强劲到了极点,我看到了一片罕见的场面,只见船主、水手长,以及那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水手们,都在向上帝祈祷,以为船随时都会沉没。半夜时分,我们在痛苦中煎熬的心情又火上加油:其中一个在船底察看情况的水手叫了起来,说船裂了一条缝;又有一个水手上来说,舱底已进了四英尺深的水。于是,船主便下令全体人员排水。本来我是坐在床上的,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简直僵死过去,便向后栽去,倒在舱里。但是,水手们把我叫了起来,说我刚才什么也干不了,现在总可以跟别人一样,帮助排水。听了这话,我便打起了精神,去帮助排水,而且干得很卖力。正当我们排水的时候,一些运煤船因摆不脱风暴,只好趁着风势朝海上开去,并且就要从我们的船旁经过。船主见此情景,下令放枪求救。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大为惊异,以为船体崩裂了,要么就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总之,我惊恐至极,一下子昏厥过去,栽倒在船板上。逢到这种时候,每个人考虑到的都是自己的性命,所以没有人理会我,也不问我是死是活。这时,另一名水手走到水泵前,用脚将我踢开,任我躺在一边。他以为我已经断



气。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了过来。

我们又继续排水。可是,水越排越多,很显然,这条船真的要着底了。虽然这时风力开始减弱一点,但要把它开到港口去,是办不到的,于是,船主便不停地放枪求救。这时,一艘开到我们前方的灯船^①冒险放出一只小艇前来营救我们。那只小艇冒着覆没的危险,靠近了我们,但我们还是不可能上到小艇上去,小艇也靠不上我们的船侧。后来,小艇上的人拼足了劲划,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们。我们船上的水手又给他们放出一根系着浮球的绳索,并且把绳索放得很长,这样,小艇上的人费了很大的劲,冒了天大的险才算抓住了浮球。于是,我们便将小艇拖至船尾的下面,全部上到了小艇上。上了小艇之后,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觉得无法将它划回他们的灯船边。大家一致同意让它随风漂行,只要朝岸边漂就行。我们的船主对他们保证,倘使小艇在海岸上撞坏了,他会给他们的船主照价赔偿。就这样,一半靠划行,一半随风漂行,我们的小艇便斜着向北驶进,差不多朝温特屯海岬^②附近的海岸漂去。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就见它沉没了。这回我才第一次明白,船在海中“着底”是什么意思。我得承认,当水手们告诉我它在下沉的时候,我简直没有怎么去看,因为,我的心仿佛已经僵死了,一半是由于受了惊吓,一半是由于心事重重,生死难卜,内心恐惧。就连上那只小艇,我也说不清楚是自己主动上去的,还是别人把我丢进去的。

就这样,水手们将小艇拼命朝岸边划去。这时,我们可以看得见海岸了。我们的小艇在浪谷波峰间行进时,有许多人在海岸上奔跑,为的是在小艇靠岸时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行得很慢,而且又靠不了岸,行过了温特屯的灯塔之后,海岸向西朝克罗默^③方向凹了进去。这样一来,拐角处的陆地便减弱了一点风势,但我们还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划进了这片海湾,并且全部上了岸;然后,我们步行去了雅茅斯。在那里,作为不幸的一群,我们受到了市长以及地方长官,尤其是商人和船主们的优待。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住处,给了我们足够的盘缠,好让我们去伦敦或者回赫尔,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海 盗

要是我现在有点头脑,回到了赫尔,并回到了家中,这辈子还是会幸福的。我父亲会像神

① 灯船(Lightship):以前在无法建筑灯塔的地方所设立的海上导航与警告信标。

② 温特屯海岬(Winterton Ness):在雅茅斯港附近。

③ 克罗默(Cromer):雅茅斯之北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城镇,滨北海。

 相关链接

圣的救世主所预言的那样,为我宰杀肥牛^①,因为,他听说我乘的船失事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确信我没有淹死。

可是,我那倒霉的命运却将我进一步推向苦难,令我无力反抗;虽然我的理智也好几次向我大声疾呼,我那冷静的头脑也在催促我,要我回家,可我就是无力做到。我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想让自己明白。其实,这正是那神秘的、不可逆转的天意,在将我赶向自我毁灭,尽管那毁灭就在眼前,可我们竟睁着眼睛冲了上去。说真的,不是别的,一定是这种不可逃避的命数在从中作祟,让我在劫难逃,让我不顾冷静的理智和内心深处的劝告,不顾初次航行时所留给我的活生生的教训,而继续走向毁灭。

当初是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个船主的儿子,怂恿我下的决心,可现在他却变得畏缩起来。在雅茅斯,我们分住在城里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过了两三天才彼此见了面。这次见到他,我发现他的口气好像变了,情绪阴郁,不住地摇头。他问我情况怎么样,同时又将我向他父亲作了介绍,说我这次航行只是一种尝试,目的是为了将来到更远的地方航行。他父亲转过身来,用一种严肃又关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决不可以再去航海了,你应该把这次事故看做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你不适合做一个航海家。”我反问道:“为什么,先生?难道你就不再出海了吗?”“那是另一回事,”他说,“那是我的职业,进一步说,那是我的本分。你瞧,在你把这次航行作为一次尝试时,天神让你尝到了什么样的滋味;叫你明白,如果你一意孤行,将有怎样的结果。这次灾难降临在我们的头上,大概全是因为你的缘故,你就像他施那条船上的约拿^②。”他接着又说:“请问,你是干什么行当的?你为什么要出海?”听了这话,我便给他讲述了我的过去。他听完之后,却火冒三丈,嚷道:“我究竟做了什么坏事呀,让这个不幸的家伙上到我的船上?你就是给我一千英镑,我也决不会跟你上同一条船了。”我觉得,他没有权利对我发这么大的火,他一定是因为丢了船之后想借此发泄怨气。不过,后来他又非常严肃地跟我谈了话,劝我悬崖勒马,回到父亲身边去,不要触犯造物主来毁灭自己;要我知道,上天显然在跟我作对。他说:“年轻人,相信我吧,如果你不迷途知返,将来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遇到的都只能是灾难和失望,你父亲的话最终会在你身上得到应验。”

对于他的话,我作不出什么回答。不久,我们便分了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至于我自己,由于口袋里还有几个钱,便从陆路去了伦敦。无论是

① 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十一到二十四节, 慕耶稣向税吏和罪人讲道时所设的比喻。说某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向父亲讨了他应得的那份财产, 去远方放荡挥霍; 后来钱花光了, 穷苦不堪, 不得不替人放猪; 最后他带着悔罪的心情回到父亲身边, 父亲大喜, 说: “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遂宰杀肥牛, 庆贺儿子迷途知返。

② “他施那条船上的约拿”(Jonah in the ship of Tarshish): 典出《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一、二章。耶和華要约拿去尼尼微(Nineveh)讲道, 约拿却逃往他施。约拿上船后, 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风, 使那船几乎翻沉。船上的人不知何故, 怀疑有人冒犯了天神, 遂拈阄, 发现这一切皆因约拿。众人便将约拿抛至海中, 风浪遂平息。后耶和華又命一大鱼将约拿吞下。约拿在鱼腹中呆了三天三夜, 对主悔罪, 鱼便将他吐到岸上。西方常用约拿比喻带来不幸的人。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曾用此典故。

4.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 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 口部很坚实, 还有一节生了锈的铁丝, 瓶身很厚, 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 一看就知道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 椅档子敲断了, 瓶子仍然安然无恙。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 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 可见它是多么的结实。



在伦敦,还是在去伦敦的路上,我跟自己进行过许多思想斗争:我该选择哪一条生活道路?我是该回家呢,还是去航海呢?

说到回家,我的羞耻心却让我裹足不前,迈不出正确的一步;我忽然想到,我将会受到邻里街坊们怎样的耻笑,不仅无脸见父亲,甚至也无脸见其他人。从这件事我想到了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年轻人的天性,觉得他们的天性是多么的荒谬悖理。就是说,他们不以犯罪为可耻,反而以悔罪为可耻;不以愚蠢的行径为可耻,反而以迷途知返为可耻;当你纠正自己的愚蠢行为时,反而使别人被尊为聪明之人。

在这种状态中,我又徘徊了一阵子,吃不准该采取怎样的步骤,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很不情愿回家,对上次苦难的记忆也已淡漠;既然这样,我本来就不想回家,现在就完全不想回家了;最后,我把回家的念头抛到了一边,期待起下一次远航。

当初是那股邪恶的力量使我离开了父亲的家,让我产生了这种异想天开的念头,妄想发财,使我变得那样自负,对父亲的好言相劝、恳求与命令置若罔闻;现在,仍是这种邪恶的力量,使我迷上了一种极其倒霉的事业;于是,我上了一艘开往非洲海岸的船,按水手们的通俗说法,是到几内亚^①去。

在我一生的历次冒险中,我从来没有以水手的身份搭过船,这是我最大的不幸;若是那样,我或许会比通常情况下干得苦一点,但同时也能学会管理船桅之类的职责,即使做不了船长,也会当个大副什么的。可惜的是,我这人运气不好,总是选择最坏的,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由于袋子里有几个钱,身上又穿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总是以绅士的派头走上甲板,所以我在船上既无事可干,也不肯学着干。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伦敦遇上了一群好人,这对于我这种散漫无羁的年轻人来说,真是难得。魔鬼总是不失时机地为人们布下陷阱,但这回于我却不是这样。我起先结识了一位船主,他曾经去过几内亚一带,由于尝到了甜头,他决定再去。他对我的谈话颇有兴趣(因为我当时说的话一点也不讨厌),又听说我有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对我说,如果我愿意跟他一起出海,他将免收我的旅费,并可以跟他同桌吃饭,做他的伙伴;如果我随身带货去,获得的利润就全归我,说不定会赚点钱。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跟这位诚实、率直的船长开始了亲密的交往,同他一起出了海,而且还随身带了一小批货物。由于这位船长坦诚无私,我赚了不小的一笔。因为,多亏了他的关照,我事先才花了大约四十英镑买了些玩具之类的小商品随船带去。这四十英镑是我写信给亲友,请他们帮忙筹集寄来的,我想,一定是他们从我父母那里弄来的,作为我第一次冒险的资本。

^① 几内亚(Guinea):现为西非国家,西濒大西洋。但在当时它泛指西非诸国。一四四〇年,葡萄牙殖民者在西非海岸登陆,将塞内加尔至加纳三尖角一带地区全部命名为几内亚,意即黑人国,其中包括冈比亚、利比利亚、科特迪瓦等国。



相关链接

5. 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单知道是哪家酒厂出的,有什么用呢?”“我们就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呢,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粘附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可以说,这次航行是我所有的冒险经历中惟一成功的一次,这还多亏了我那位正直诚实的船长朋友。在他的帮助下,我还掌握了数字及航海规则方面的全面知识,学会了如何记录航程,如何观测,总之,懂得了作为海员所需要懂得的一些知识。因为,他乐于教我,我也乐意学。一句话,通过这次出海,我既成长为海员,又学会了做商人。因为在这次冒险中,我获得了五磅九盎司^①的金砂,在伦敦我用它折换了差不多三百英镑的现钞,这使我更加野心勃勃,便因此彻底毁了我自己。

不过,就在这次航程中,我也十分倒霉。特别要提的是,我一直生病,由于气候炎热无比,我得了非常厉害的热病。因为我们主要是在北纬十五度至赤道的海岸做生意,有时甚至就在赤道上。

现在,我成了到几内亚一带做生意的行家了。我那位朋友,回来不久便去世了,这对我来说,非常不幸。我决定再作一次同样的航行,并且又上了同一条船,这次跟我同去的是上次这条船上的大副,现在他成了该船的总管。这次我用新赚来的钱买了最多不过一百英镑的货物,而将其余两百英镑寄存在我那位船长朋友的遗孀那里(她待我非常正直)。可是,我在这次航行中倒了大霉。首先倒霉的是,当我们的船朝加那利群岛^②航行时,或者说,当船已经航行在那些岛屿和非洲海岸之间的那天早上,我们猛然发现,一艘从萨利^③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已悄悄盯上了我们,只见那艘船张满了帆在全速追赶我们。我们也尽量张满了帆,桅杆上凡是能挂帆的地方都挂上了帆,想摆脱他们。可是,我们发现海盗船还是在靠近我们。眼看几小时内就能追上,我们便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我们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下午约莫三点钟光景,海盗船追上了我们,它本想横插到我们的船尾,但他们弄错了,结果向我们的后舷冲来。于是,我们把八门炮搬到这边,向那艘船的正面开火,迫使它往后退。海盗船上的将近两百人也用火枪向我们还击。但我们的人没有一个伤着,因为我们都掩蔽得很好。接着,他们又准备进攻我们,我们也作好了自卫的准备。可是,他们这次是从我们船另一侧的后舷进攻我们的,有六十个海盗上了我们的甲板,他们一上船就乱劈乱砍甲板和缆索。我们则用火枪、长矛以及火药桶之类的器具跟他们殊死搏斗,先后两次把他们赶下了船。唉,关于这段悲哀的经历,我不忍一一叙述,还是长话短说吧:我们的人最后有三个被打死,八个受伤,失去了战斗力,不得不投了降;后来,我们作为俘虏被押到萨利,那个属于摩尔人^④的港口。

我在那里所受的待遇没有我所担心的那样可怕,没有像我们其余的水手那样,被押到他

① 磅(pound)和盎司(ounce):为英制重量单位,一磅等于十六盎司,约四百五十三克。

② 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西属北大西洋东部的火山群岛,由七个小岛组成,东距非洲西岸摩洛哥约一百三十公里。1402年西班牙探险家到此,用拉丁文命名为Islas Canarias,意为狗岛,因为岛上多狗。

③ 萨利(Sallee):摩洛哥西北部的一座小城。

④ 摩尔人(Moors):居住在西北非洲尤其摩洛哥一带的一支伊斯兰教民族,他们是阿拉伯人与柏柏人(Berbers)的混血后代。在古代,他们以海盗行为闻名于世,公元八世纪曾侵占过西班牙。